真誥/卷0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十一

真誥
卷十二
作者：陶弘景

卷十三

◯稽神樞第二

昔累得書見意，深照旨趣，先書以年行西吳，衰頹待老，中夜慨歎，莫與酬諮。夫誠感有在，亦得之無晚也。次書告有年之志，疇昔之好，恒願真人，稟受要訣，仰接容景，親奉徽音。夫勤未上徹，精未廣釐，真要之騁，未可豫及也。《後漢書》云：吾發自玄授，金闕素名，跨邁世跡，超登清虛，何玄標之渺邈，奇洞之淵遠哉，欲克己洗心，沐浴芳流。若能斯者，今其時矣。末書云：廁聞要旨，當修五靈，自謂西造閬圃，東遊玄洲，不為邈絕，求矜而誘之，引而致之，是為言貫於心，良可啟矣。恭佼〈（音效）〉五靈，亦復至耳。然道浮外跡，未關內真，是以雲車靈轅，相適猶遐。昔曾軫、華僑〈（依此而言，則知華僑先亦蒙真降矣）〉，蓋應會敖世，事有出嘿，途不必靜。苟有分無志，申公所病，遇至不為，覆水始惋。是以古唁有云：逢時不邁，山客扑粲者矣。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，必當保任於清全矣。於焉騁逸鬆期，回輪紫清，靈觀四響，玄音合唱，玉振雲奏，不謀而和，可謂秘道藏珍，真暉之上挺也。子建志有年，今因以反子昔旨耳〈（此一書似是裴君言，且楊書，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，恐非中君答也。又長史此四書本，今並不存矣）〉。

玄帝者，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，生高陽，德號顓頊，顓頊父居弱水之鄉，頊身陶七

河之津，是為玄帝也。仗萬靈以信順，監眾神以導物，役禦百氣，名致雷電。於是乘結元之輦，北巡幽陵，南至交趾，西濟流沙，東至蟠木，動靜之類，小大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屬焉。四行天下，周旋八外，諸有洞台之山，陰宮之丘，皆移安息之石，封而填之，鑄羽山之銅為寶鼎，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峰，不獨句曲一山而已，此所謂玄帝也〈（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諮問四條事，復以闕上紙也。說顓頊與《五符》語正同。《五符》唯無埋鼎一事耳）〉。鮑靚、靚及妹，並是其七世祖李湛、張慮，本杜陵北鄉人也。在渭橋為客舍，積行陰德，好道希生，故令福逮於靚等，使易世變練，改氏更生，合為兄弟耳。根胄雖異，德蔭者同，故當同生氏族也。今並作地下主者，在洞宮中。靚所受學，本自薄淺，質又撓滯，故不得多也。欲知之，其事如此，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，有賑死之仁，拯饑之德，故令雲蔭流後，陰功垂澤，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真之心者，亦有由而然也。物皆有因會，非徒爾而得之者矣〈（此書時先生誡事未授，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。鮑亦通神，而敦尚房中之事，故云撓滯，後用陰君太玄陰生符，為太清屍解之法，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。緣運事乃如此相關，今人之善惡，豈曰徒然）〉。問葛玄。玄善於變幻，而拙於用身，今正得不死而已，非仙人也。初在長山，近入蓋竹，亦能乘虎使鬼，無所不至，但幾於未得受職耳。亦恒與謝稚堅、黃子陽、郭聲子相隨〈（葛玄字孝先，是抱樸從祖，即鄭思遠之師也。少入山得仙，時人咸莫測所在，傳言東海中仙人，寄書呼為仙公，故抱樸亦同然之，長史所以有問，今答如此，便是地仙耳。《靈寶》所云。太極左仙公，於斯妄乎）〉。左慈今在小括山，常行來，數在此下，尋更受職也。慈顏色甚少，正得爐火九華之益〈（左慈字元放，李仲甫弟子，即葛玄之師也。魏武父子，招集諸方士，慈亦同在中，建安末，渡江尋山，仍得入洞。又乞丹砂合九華丹，九華丹是《太清》中經法，小括即小括蒼山，在永嘉橋褐之北。凡此諸人，術解甚多，而仙弟猶下者，並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。許先生所以興歎）〉。句曲有五門，有心立志，清齋三月，登尋此門，皆可即得，得可入，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。來問欲知宮室所作闊狹，多少男女，主領人數，當更相示。來疏亦復泰盡邪？勤自當見，亦何事爾？亦何事爾？又當先呈啟司命，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，吾乃敢言之耳。此自是司命之別宮，吾人亦不得為洞台之正主也〈（按後所論諸官僚人物，當是已為啟司命，乃具得受說之耳。右定錄後書，答長史所問訖此。後玄帝來凡五條，並楊書）〉。

東卿司命監太山之眾真，總括吳越之萬神，可謂道淵德高，折衝群靈者也。賈玄道、李叔升、言城生、傅道流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。玄道河東人，周威王之末年生。叔升涿郡人，漢元帝時生。道流北地人，漢靈帝殿中將軍也。城生吳人，後漢劉聖公時，為武當郡尉也，受學至勤，並得真道，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，此所謂地真者也。諸來作試者，非一津而往矣。或亦因人犯者，此最難了也。於斯之際，可不慎乎〈（此四人隸司

命，主察試學道者，所以長史有書與賈，賈即呈司命，司命亦答之，並以在上卷。此諸人名位小，不顯外書。周威王即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。於時雖未立河東郡，而即地已有其名矣。漢官無正殿中將軍，或應中郎將也）〉。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受。

右一條有掾寫

七月十五日夜，茅中君受書與許卿〈（即長史也，後當為上清左卿）〉。玄感凝會，精期遠範，標神映挺，雙理自分，必能鵬飛辰阿，雲扇靈元，高振玉宇，攜轡秀真，可謂邈乎其奇，落絕之視也。於是洞陰之宮，內台下觀，風無羽琅之鼓，草無瓊金之流，向雖淳光正明，動回五象，固乞屈之夾觀，小天之浮景耳。何足絓卿司之至念，紆蘭真以盼汜邪？然鑒無不應，圓想必通，所以興詠事外，跡亦並匝，苟誠之所企，吾無隱也。想善建重離之明，以期於必詣之會，皓清明朗賢，亦俱學而得耳。不令我等有蹙頷下風矣。弘之而已〈（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，猶論答欲見洞宮事，所以有後說也。善建重離之明，如似指魏傳青錄文，而長史名字不相應，既已稱俯玄仰白在瓊刃前，則此別當有義況也）〉。

右一條楊書

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，準今長史司馬職，又有北河司命，主水官考。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，禁保侯職，主領應為種民者〈（今洞宮自二君以下，便次此三職為大矣）〉。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。昔用韓崇以居之。崇字長季，吳郡毗陵人也，少好道，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，崇奉而修之，大有驗。瑋玄語之，子行此道，亦可以出身仕宦，無妨仙舉也。崇遂仕，稍至宛陵令，行仁以為政，用道以撫民，虎狼深避，蝗不集界。遷汝南太守，拔書佐袁安，安後位至司徒。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。陰皇后葬，京師近郡二千石妻，當會園陵，而崇獨居清素。妻忿崇哭泣，詔問其故，太常馮奚答曰：「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，味道忘形，身享重官，而妻自紡績，政化仁簡，視民如傷，深達奇博，有君子之鑒，斯則昏夕之夜光，陛下之子產也。妻不通寒儉之節，哭怨無衣，將足以顯崇明德耳。」上奇之，加崇俸祿，秩中二千石。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，上治崇府，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。上聞歎曰：「韓崇所謂百煉不銷也。」賜縑五十匹。崇在郡積十四年，政化洽著，舉天下最，年七十四，瑋玄乃授以隱解法，得去入大霍山，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。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〈（《漢書》所載，事跡亦略同，而置辭小異耳。袁安字邵平，初為縣功曹，被舉歷仕，遂至三公，和帝時卒，即袁紹高祖也。晉世又有馮奚，亦為太常，名位同耳。韓既隱解，必是托屍。今晉陵上有韓塚，崔

巍高大，從來相呼為韓塚，疑如桃君，或即是此虛壙，而世呼為孫策將韓當塚也）〉。云王瑋玄是楚莊王時侍郎，受術於玉君〈（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，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，而漢楚王又無莊諡）〉。右理中監，準職如司馬。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。翊本潁川人，少好道德，而家世大富，常周窮困為事，好行陰德密惠。陳留張季劄當吊師喪，車敗牛困，翊於汝南界逢之，與語，不示名字，即推車牛與乘之，恤死救窮，非一人矣。後都長安，翊舉計掾到都，帝嘉其心，拜郎中，遷陳留太守，出長安五百里中，斂死恤窮，損己分人，行達陽平，遂遇馬皇先生，告翊曰：「子仁感天地，陰德神鬼，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。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。吾仙官也，爾乃能隨我去不？」翊於是叩頭自搏：「少好長生，幸遇神仙。乞願侍給。」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，授以隱地八術，服五星之華法，今度名東華，來在洞中，為定錄右理中監〈（《漢書》云：翊字子相，潁陰人，家世豐富，常能周施，而不以為惠。曾行於汝南界中，有陳留張季劄遠赴師喪，遇寒冰車敗，頓滯道路，翊見而謂曰：「君慎終赴義，行宜速達。」即下車與之，不告姓名，策馬而去。季劄意其子相也。後故到潁陰，還所假乘，翊閉門辭行，不與相見。常守志臥疾，不屈聘命，河南種嶷臨郡，引為功曹。後黃巾賊起，翊救給乏絕，資其食者數百人；鄉族死亡，則為殯斂，鰥寡則助其妻娶。獻帝遷都西京，舉上計掾。爾時道路寇阻，翊夜行晝伏，乃到長安。上嘉其忠勤，拜議郎，遷陳留太守。翊又散珍寶，唯餘車馬，自載東歸。出關數百里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，仍又以馬易棺，脫衣斂之。又逢故知饑困於路，不忍委去，因殺所駕牛，以救其乏，眾人止之。翊曰：「視沒不救，非志士也。」遂俱餓死。此說大同小異，故備載之。論翊字子翔，於字例相得，而翊義亦是相，相作息亮切音，二者未詳孰正。馬皇出《列仙傳》黃帝時馬師也）〉。

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，是淳於斟，字叔顯，主試有道者。斟，會稽上虞人，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，靈帝時大將軍辟掾，少好道，明術數，服食胡麻黃精餌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，遇仙人慧車子，授以虹景丹經，修行得道，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〈（《易參同契》云：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青州徐從事，仰觀乾象，以處災異，數有效驗，以知術故，郡舉方正，遷洛陽市長，如此亦為小異。吳無烏目山，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，或即是也。慧車子無別顯出）〉。

十二月一日夜，定錄君所道〈（此即同是丑年所受）〉：云北河司命，頃闕無人，昔以桃俊兼之耳。俊似錢唐人，少為郡幹佐，未負笈到太學受業，明經術災異，晚為交阯太守，漢末棄世，入增城山中學道，遇東郭幼平。幼平秦時人，久隱增城得道者也。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，俊修之，道成。今在洞中，兼北河司命，主水官之考罰。此位雖隸定錄，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。桃俊字翁仲者也〈（《漢書》無此事，今塚

在錢唐臨平，墳壇歷然，苗裔猶存。鄉近時聞鼙角之響，故人不敢侵毀之，皆知呼為桃司命塚。錢唐杜徵士事京產，先與隱居共有詩詠，以讚述斯德，別在集中。幼平亦無所顯出）〉。

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。激子者，河內張奉者也。字公先，少時名激子耳。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，妻以女，女服飾奢麗，奉不顧眄，無異路人，婦改服，乃後成室家也。後棄世入剡山，遇山圖公子。山圖公子，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，授激子九雲水強梁煉桂法。激子修此得道，今在東華宮，行為太極所署也。或領九宮尚書，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。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，亦並共業故也。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，與張激子對局〈（《魏書》云：張範字公儀，河內修武人。祖歆，漢司徒，父延太尉。袁隗欲以女妻範，範辭不受，性恬靜樂道，征命不就，後為議郎。參丞相魏武軍事，甚見敬重，好賑救窮乏，家無餘財，以建安十七年卒。弟承字公先，亦知名，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，趙郡太守，後隨魏武西征，至長安病亡。此說名字翻覆大異，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婿。若是範，又其字不同，詳按事跡，恐多是兄也。《魏書・王修傳》又云：修往來南陽，多止張奉舍，奉舉家病，修營拯之。按張範兄弟，乃嘗避地往揚州，投袁術，又非劉表，不應在南陽，二三為疑也。山圖公子出《列仙傳》）〉。中候夫人所道〈（尋洞中事，皆二君所說，如此兩條，獨是中候夫人者，當本是東華中職寮故也）〉。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：北河司命禁保侯，似有所擬，想當審爾〈（竇氏即瓊英也，似有所擬者，當是長史，故中君受云：北河司命方驗也。恐受業高後，定不復為此職。然主領種民事，亦相符）〉。保命府多女官司，三官官屬有七人，四女三男，明晨侍郎七人，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，並隸東華、方諸宮，保命君總關之耳。

明晨侍郎周爰支者，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。暢，汝南安成人，好行陰德，功在不覺，曾作河南尹，遭大旱，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，為立義塚祭祀之，應時大雨豐收，所行多是此輩。太上處以暢有陰行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，今在洞中。爰支亦少好道，服伏苓三十年，後遇石長生，教之以化遁，化遁，上屍解也〈（暢即周嘉從弟也，性仁慈和篤，某帝時為河南尹，永初二年夏旱，久禱無應，因收葬萬餘人，應時大雨，位至光祿勳）〉。

明晨侍郎張桃枝者，漢司隸校尉朱　季陵母也，沛人。　往與陳蕃俱誅，　母行陰德，久聞在易遷，始得為侍郎耳〈（朱瓚，沛人，桓靈時八俊，後同黨人之例，李膺、杜密俱下獄死，非陳蕃同時）〉。

明晨侍郎夏馥，字子治，陳留人也，少好道，服術餌，和雲母。後入吳山，從赤須先生受煉魂法，又遇桐柏真人，授之以黃水雲漿法，得道，今在洞中。馥少時被公府辟召，懸辟書著桑樹乃去，其用懷高邁如此〈（《後漢》及《高士傳》並云：陳留圉人，少為書生。桓帝時舉直言，不就。性質直，不同時黨，為閹人所疾，陷於黨錮之限，避難，乃剪鬚髮變形，逃林慮山中，為人治作。後還家，杜門不出，不與人相見，黨禁未解而亡。赤須子出《列仙傳》，桐柏即右弼王）〉。

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，例皆取平貞正直，體隱神清，即侍郎之才，不限男女也〈（前云有七人，今唯說二女一男）〉。右保命君所道〈（此當是接中候告後乃言之）〉。童初府上帥用劉文饒。文饒者，弘農劉寬也，少好道，曾舉漢方正，稍遷南陽太守，視民如子，怒不形顏，口無疾言，行陰德，拯寒困，萬民悅而附之，如父母焉。後為司徒太尉，上賜酒，伏地睡，詔問故，乃答曰：臣任重責大，恒憂心如醉。旦使奴至市買菜，奴盜用錢飲酒，晏乃還，臥於閣內，又不得菜。既醒，乃罵之為死狗。罵畢，即束帶來入，恐奴從後自殺，所以慮之，不覺忽然睡耳。願見哀恕。寬用心仁愛，觸類如此矣。年七十三，一旦遇青穀先生，降之於寢室，授其杖解法，將去入太華山，行九息服氣，及授以爐火丹方，修之道成。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，主始學道者〈（《後漢書》云：劉寬字文饒，弘農華陰人。父名崎，順帝時為司徒。寬為人謹厚，常行有人失牛，乃就寬車中認之。寬無言，解駕牛與之，步歸。頃有志者，得牛而送還，慚懼。寬乃謝遣之。桓帝延熹八年，為南陽太守，恒用蒲鞭。靈帝嘉平五年為太尉，嘗於御坐被酒睡伏。帝問：「太尉醉邪？」寬仰答：「臣不敢醉，但任重責大，憂心如醉耳。」嘗有客來詣寬，寬遣奴市酒，迂久大醉而還，客罵為畜產。寬須臾遣人視奴，疑恐自殺。語左右曰：「此是人，而罵為畜產，為辱孰甚，故吾懼其死耳。」後封逮鄉侯，六百戶。中平二年亡，年六十六，贈車騎將軍，時進諡曰昭討侯。子鬆嗣。按此說復為同異，故詳載之。青穀先生無別顯出，凡此諸引教仙人，恐皆是下教限，不爾則不應得輒然）〉。

華陽中事，當更示爾，正月二十三日，東宮上人來看洞中，時或有龜山賓共集，高會真仙之日，寧可暫登伏龍之鄉，以禮拜於靈岫邪。可示許侯令知之〈（此亦應是中君，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。東宮上人即青童君，龜山賓即西王母，上卷亦有此告，令登伏龍以望山禮拜，便異乎陟嶺，非必以近易為言，恐當宜然也）〉。

昔有一人好道，而不知求道之方，唯朝夕拜跪，向一枯樹，輒云乞長生。如此二十八年不倦，枯木一旦忽然生華，華又有汁，甜如蜜。有人教令食之，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，食訖即仙矣。如是用心，精誠之至也。枯木尚能生紫華，濯甘津，況三秀之靈阿，五芝

所播植，而不能數恭山岫，洗拔滓穢者，良可悲也。世人所以〈（褷此一字，非真）〉。每不得如意者，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，豈異邪？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，拜禮向山，如此二十年，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，授其仙道〈（禁山符有西嶽君，西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）〉。昔有一人，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，如此十年，河侯河伯遂與相見，與其白璧十雙，教授水行不溺法。此人見在中嶽得道〈（河侯河伯，故當是兩神邪）〉。左慈初來，亦勤心數拜禮靈山，五年許，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〈（前云三月便得進，與此大殊，恐以深進為異也）〉。學道當如山世遠，去人事如清虛真人，步深幽當如周紫陽，何有不得道邪〈（世遠傳未出，其舍家尋學，事在讖書，即尹公度弟子，已得為太和山真人。清虛王君、紫陽周君各自有傳）〉？建志當令勤，研神令虛，所為所作當令密〈（青童戒，南真亦云：學道唯須勤密，勤即晝夜而勿怠，密則非我而不知今。中君復說此，實為至諭，可謂一言以蔽之）〉。

右定錄君所道使疏〈（此一條又有楊書）〉。夫望林者，豈不想易遷之若人，羨彼子之濯景邪？可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〈（長史妻既已在易遷，為長史，今眺望林嶺，豈無羨想之懷。昔自謂勝之，今翻在後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）〉。

右南嶽夫人言。

張姜子，西州人，張濟妹也〈（濟，後漢末西涼州人，為董卓將，後攻穰城，被射死，即張繡從叔也。其妹不顯外書，不知出適末）〉。李惠姑，齊人，夏侯玄婦也〈（玄，魏末人，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，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。李豐乃是馮翊人，非齊人，不知此是李誰之女）〉。施淑女，山陽人，施績女也〈（施績，吳興人，孫皓時為驃騎將軍，守西陵，今云山陽，恐女或出適，取夫家郡，不爾則乖）〉。鄭天生，鄧芝母也〈（鄧芝字伯苗，南陽新野人。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，後行見猿抱子行，引弓射殺，因感念而亡，母不知鄭誰之女）〉。此數女子，昔世有仁行令問，並得在洞中，洞中有易遷館、含真台，皆宮名也。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，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，又有協辰夫人者，九宮之女也，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，皆以保命授書，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。夫人漢司空黃瓊女，黃景華也。韓終授其岷山丹，服得仙〈（黃瓊，江夏人，字世英，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，年七十九亡。父名香，章和帝時為尚書令，救活千餘人。瓊子琬，司徒太尉，為李權所殺。夫人亦不知出適末。今此諸人，或稱女，或稱婦，或稱母，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，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）〉。

含真台是女人已得道者，隸太元東宮中，近有二百人〈（前云八十三人，止是易遷耳。

含真既為貴勝，當須遷轉，乃得進入也）〉。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，又有童初，蕭閑堂二宮，以處男子之學也〈（其男女名氏又出後，並是略稱標勝者也）〉。計與數人共止，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，餘亦厚耳〈（伯苗母即鄭夫人也）〉。設床待靈，誠孝子之長想也。計亦已為其兒作惠益也。計前與爾杯布，殆相與為贈，當往洞室之際耳。仙官有禁，不得道實，故假以他惠也。此亦意之至也，其亦欲設床寢，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，可密諸，其兒道如此〈（此令告掾也。其事皆有指趣，不容顯注之，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，並有掾寫注之一卷相隨）〉。